

徐铸成 著

Minguo
Jishi

著名报人的民国观察实录



民国记事

徐铸成回忆录

广西人民出版社

徐铸成 著

Minguo

Jishi

民国记事

徐铸成回忆录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国记事: 徐铸成回忆录 / 徐铸成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19-09297-2

I. ①民… II. ①徐…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民国
IV. ①K25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09296号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田 珅
责任编辑 田 珅
责任校对 覃结玲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98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9297-2/K · 1591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辑一 民国人物见闻

我采访蒋介石	2
从交易所到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5
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	7
和蒋经国先生的交往	11
李宗仁与新桂系	16
我所认识的李济深	20
记张学良往事	25
记百岁老人何香凝	35
记李书城	37
曹、章、陆	39
溥仪、郑孝胥、汪精卫	41
20年代的“四公子”	44
方振武之死	46
重逢王耀武	49
何成濬与叶蓬	51
王国维与梁启超	54
忆钱宾四先生	57
叶圣陶先生	61
真诚的人 真诚的书	64
记范旭东	70

辑二 民国大事见闻

阎锡山软禁冯玉祥	80
阎老西反蒋从假到真的内幕	83
“扩大会议”与“非常会议”	88
宁粤分裂的趣剧	96
内忧外患中的两个“九一八”	99
“九一八”前后闻见录	101
从“西安事变”到“八一三淞沪会战”	105
淞沪抗战及南京失守琐记	113
日汪密约的揭露	116
白崇禧酝酿“独立”的内幕	118
龙云事件补略	120
一位隐名的来访者	127
——忆“一二·一”惨案揭露经过	

辑三 民国报业见闻

严宝礼	136
执笔一生的张季鸾	140
吴鼎昌、钱新之列传	147
滔滔万里长江	163
回忆杨历樵兄	166
忆唐纳	169
邵力子与《民国日报》	176
一个志同道合的战斗集体	180
——略记解放战争时期的《文汇报》	
我参加《文汇报》的经过	186

《文汇报》的摇篮	191
和克明的初次较量	194
《文汇报》初期的编辑部	197
和敌伪针锋相对的斗争	200
《文汇报》第一次被迫停刊	202
一次“鸿门宴”	208
广告·新闻·帮会	214
《大公报》在沪出版	217
别了“孤岛”	220
初期《大公报》编辑部	226
国闻通信社和旧《大公报》	228
人鬼之间——“孤岛”时期的新闻界	234
旅汉回忆点滴	240
报业大观	242
谈老《申报》	244
《新闻报》与汪汉溪	251
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	255
浅谈《益世报》	259
从第一张小型报——《晶报》谈起	262

辑一 民国人物见闻

我采访蒋介石

我于1927年跨进新闻界的大门，开始在北京国闻通讯社当记者，兼为天津《大公报》采访新闻。那时，北京还在“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统治下，而南方则由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直到1949年他被迫退往台湾，我以记者身分，看到他从兴起到瓦解的全过程。

但在我采访政治新闻的初期，主要是跑太原、广州等地，采访反蒋的内幕新闻，一次也没有去过南京。在国民党的“三巨头”——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中，只和后来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谈过三次话。蒋介石则仅在采访的公开场合见过屈指可数的几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1928年。那年国民党革命军北伐，“底定平津”。在此以前，日军为破坏北伐，悍然出兵侵占济南，造成“五三惨案”，屠杀我军民以万计，外交交涉员蔡公时遇害。

蒋为了“完成统一大业”，首次偕新婚不久的宋美龄夫人到甫改名为“北平”的北京。

他们的专车为了避开济南——还在日军占领下，从徐州折入陇海线，再由平汉路北上。

他们到北平那天，我随记者群前往采访。西车站——前门外平汉路车站前已搭好彩牌，车水马龙，欢迎者包括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北平政治分会主委张继等云集，自不必说。专车驶进站台，在欢呼声中，蒋手挽新夫人下车，检阅仪仗队，然后出站登车直驶北京饭店。

当年蒋还是一位年轻的总司令，蓄有短髯，军装外披着一贯的黑披风，风度翩翩，与新夫人恰是一对“神仙眷属”。

我在国闻社发了简单的新闻。当时，新闻界最活跃的“时闻社”社长管翼贤（后当汉奸）却着意描述宋美龄穿什么旗袍，着什么鞋，连他们坐

的汽车号码也加以发表。他还买通了北京饭店五楼的侍役，蒋何时入睡，何时偕夫人外出，何时某要人谒见，谈了几分钟，都向他报告，时闻社按日发表了蒋的“起居注”。

第三天，蒋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又见了他一面。他出场时怒气冲冲，开头就说：“北平是几代古都，封建传统很浓厚，希望新闻界勿沾染旧习气，对女人评头论足的坏习惯是最要不得，这是对女性的侮辱……”“训斥”了一番后，没有多谈他此行的计划，只简单说要敬谒总理灵柩，告慰总理在天之灵。记者们也噤若寒蝉，不敢提什么问题。招待会就匆匆结束了。

蒋那次到北平，主要“回目”是西山谒灵，打算率同各集团军总司令及其他重要将领，瞻拜碧云寺中山先生灵柩（那时南京中山陵尚在规划中），表示北伐大业已经完成。但由于他“一念之差”，或者说是“一念之私”，不仅使这一幕几乎无法“上演”，而且种下了以后多年混战的祸根。当时北伐的主力，是靠冯玉祥将军率领的第二集团军，蒋却竭力抑冯扶阎（锡山），不许第二集团军开入平津。几乎所有河北、平、津的重要职位，都安排给了阎系人物；只有北平市长一席，给了冯系的何其巩。冯忿忿不平，先以养病为名，逗留在豫北的百泉，几经电催，又在保定下车，说是要祭扫先人之墓。这样，预定的谒灵日期，一改再改。直至已“铁定”举行的那天，蒋、阎、李（宗仁）等已分头出发西山，冯才出站，乘车匆匆赶到。

最近，我带的复旦大学研究生贺越明同志，从旧报中搜集我过去所写的通讯，编次为通讯选，其中《碧云寺祭灵记》一篇中，有一段写道：“蒋介石总司令首先拾级而登，着新武装，罩以玄色披风，神采奕奕。随后者为冯、阎两将军。阎也着黄呢新军服，上将三星耀目，而冯则依然土布棉军服，一身尘土，脸色微黄，不掩病态。其后为李宗仁将军，青年军人气概。紧随他们之后，则有白崇禧、方振武、贺耀祖、张荫梧、楚溪春诸将军。……祭堂肃穆庄严，素烛高烧，香烟缭绕……”

蒋离开北平的前两天，我得知翌晨他将赴陆军大学（原北洋政府所设）对全体师生训话。我先半小时到西直门的陆军大学，访校长黄慕松，要求旁听，得其俞允。9时，蒋由黄陪同进入礼堂，全体起立致敬。蒋和前座的教官们一一握手。黄也介绍了我，也握了手。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

次和他握手。后来，黄就南下，受到蒋的重用。

蒋拙于言词，宁波口音极重，几乎每句都带有“这个、这个”。演讲约历一小时。当时在场的新闻记者只有我一人，我详记此新闻及蒋演词大意，寄天津《大公报》成为“独家新闻”。

1932年初，我由《大公报》派往汉口，当特派记者历四整年。蒋在汉口设“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还在国外的张学良将军为副司令（旋即回国就任代行总司令职权）。蒋由南昌经九江乘军舰抵汉履任时，我曾到码头采访。码头戒严，文武百官毕集，自不待絮述。我还记得一事：当时汉口公安局长兼总部总务处长陈希曾，为蒋的后辈亲信（陈其美先生之侄，果夫、立夫之堂弟），在场指挥一切。不知因何事引起蒋的恼怒，突然松开宋美龄夫人的手，对陈踢了一脚，还加上一句“娘希匹”！我听到他这句口头禅，仅此一次。

他在汉口驻节的时间并不长（约三四个月就仍回南昌去了），而外间流传他的轶事却不少。举例言之，如他因鄂东军事失利，再度起用罢黜的徐庭瑤。召见时，徐呐呐絮述他指挥失机的原因。蒋不待他讲完，就拍桌子申斥“强辩”！因宁波口音，徐误听为“枪毙”，立即面如土色，两腿瘫痪。蒋见到他的神色，知道误会了，马上改口说：“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派你去当第一路军总司令，好好干！”徐才如梦初醒，喜洋洋地去重新带兵。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是在1946年初，他从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在上海露面。有一天，在三马路市府（原公共租界工部局旧址）大客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当时还在《大公报》任总编辑。他讲些什么，记者们提出什么问题，我现在已毫无印象了。只记得《文汇报》年轻记者唐海曾发问：“现在全国团结建国，请问主席，张学良将军何时可以释放。”我侧目看蒋的脸色立时煞白，怒容满面，后立的戴笠、唐纵等都两目射出凶光。招待会就此收场。

当晚，《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兄邀我（那时我还协助严照顾《文汇报》的事，翌年3月，才向《大公报》辞职，再主持《文汇报》）同去见张道藩，请其代为解释。张还一再说：“唐海不是共产党，你们能担保么？”

1947年5月，《文汇报》被封闭。翌年春，我冒险去港，筹备创刊香港《文汇报》，1948年三大战役以后，蒋即宣告下野，退居幕后，而南京政府旋即土崩瓦解，自然我和蒋再无见面的机会了。

从交易所到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上海有交易所，始于一九一八年，是日本人开设的，名“上海取引所”，设在上海三马路，经营证券和物品买卖，投机倒把，赚了不少钱。

那时，蒋介石从日本回来不久，一贫如洗，和戴季陶一起在张静江家当清客。张是南浔富商，在巴黎开设豆品公司，并在浙江上海做贩运丝、盐的生意，那时和他的兄弟张澹如在沪设“张源恒盐栈”等字号，经营批发买卖。

一九一九年，戴、蒋等看到日商“取引所”为暴利之藪，乃向张氏兄弟建议效尤创办，于是由张联系当时上海商界“闻人”虞洽卿等，组织“协进会”，筹备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备案，一九二〇年得到批准，即于是年七月正式成立。虞洽卿任理事长，闻兰亭、盛丕华、周佩箴、张澹如等十七人为理事。场内交易由经纪人经手，当时第五十四号经纪人为陈果夫，其老板为蒋介石；第四十五号经纪人为张秉三，他的老板就是张静江兄弟。经纪人在场内交易时，头戴白布帽子，帽上标明号码。所有这些，都是按照日本“取引所”的办法规定的。交易所开幕前，还办了一个“所员养成所”，请日本人山田等当教员，训练这些经纪人和其他职员。

这个交易所名为华商，实际上依旧是日本财团欺骗压榨中国人的机关，虞洽卿、蒋介石等实质上是当了买办，分享一些唾余而已。这个交易所的资本额定五百万元，分为十万股，开办时先收二万五千股，规定日方先出资八十七万五千元，约占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华方担任三十七万五千元，约占股额的百分之三十。事实上，当时虞、蒋等都没拿出钱，而是以日方的股款向银行押做了十几万元，作为华方的股款（全部为“协进社”所有）。

交易所的业务名义上是一切证券和物品，实际上买进卖出者主要为该所股票（称“本所股”）。当时上海游资充斥，都集中于股票，以交易所为弋利之所。从一九二〇年七月到一九二一年中，“本所股”由每股三十多元逐渐上涨至一百二十元，除日商大获暴利外，虞、蒋等这些人也大发横财，他们抛进抛出，翻云覆雨，害得一些商人倾家荡产，跳黄浦江自杀的日有所闻，而他们自己却日进斗金。蒋介石、戴季陶在上海做交易所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天天吃花酒、坐汽车，俨然是富商了。

但好景不长，到一九二二年开春，“本所股”一度涨到二百多元后，就逐步回落，蒋等搞了一个“多头公司”，拼命买进，企图背城借一，甚至开了不少空头支票，以抵到期缴款，到是年二月，交易所内部空虚的真相已无法掩盖，“本所股”一泻千里，于是这个开张不到两年的交易所就宣告破产，“方卿原是旧方卿”，一度高车驷马的蒋介石，又回到了初到上海时的地位。

交易所破产前，虞洽卿曾集电日方股东告急，后来日方汇给虞一百万元，作为清理之费。蒋介石听到这消息，就纠集几个也破了产的经纪人，雇了一百个打手，准备在交易所开理事会时当场捣乱。这风声被虞听到，知道蒋有黄金荣为靠山，不可轻敌，于是找出当时法租界的“大亨”之一李征五出面调停，蒋提出条件，要二十万元清理债务后，从此不再在上海混，“开码头”到广东去，经往返磋商，决定由虞送六万元给蒋作为赴粤的旅费。蒋得到这六万元后，在大东旅社开一房间，把这些合伙的经纪人找来，碰杯庆贺，大家想和蒋分赃，哪知蒋趁他们酒醉昏昏的时候，从后门溜出，乘车直上了南行的轮船。直到一九二七年才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重来上海。在他重到上海以前，他的老朋友阿德哥（虞洽卿）曾赶往九江迎候，代表外国送了蒋一笔钱，作为蒋保护他们的代价，这笔钱当然不止六万元，而是八千万元了。而且，这八千万还仅仅是一笔“见面礼”而已。

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

一九二八年七月的碧云寺谒灵典礼（那时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还厝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后来迁葬南京中山陵），是国民党各派军阀“团结”的顶点。那时，我当新闻记者还不久，“躬与其盛”。蒋、冯、阎和李宗仁这四个集团军总司令都参加。这次谒灵后，接着他们四个人又在北京小汤山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同年十二月，在南京举行第一次编遣会议。从此以后，文戏收场，武戏就开锣了。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蒋和桂系的战争，五月爆发第一次蒋冯战争。七月发生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蒋战争，十月又发生冯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发动的反蒋战争。接着，是一九三〇年阎冯、汪（汪精卫）等在北平成立扩大会议，爆发了空前规模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一九三一年夏又有广州成立反蒋的非常会议，直到是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军阀间的大混战才暂时告一段落。以上所举，还只是他们演出的几出大武戏，至于由蒋导演、串演的小规模武行戏，那就举不胜举了。

蒋、冯、阎之间的火并，主要由于蒋的排除异己，联甲倒乙，其导火线是在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蒋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表面是裁减军队，减轻国库负担，实际上是要扩“编”自己的实力，“遣”散别人的部队。当时，论部队的训练和实力，首推冯玉祥部。在编遣会议上，冯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的方案，而蒋则授意阎另提一方案，主张第一二三四集团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中央编遣区，也编十一个师。这个方案，当然最有利于蒋介石的扩充实力，最不利的是冯，冯因此托病离开南京，编遣会议无形解体。

分裂的另一个导火线是平津的地盘问题。北伐军打下平津，主要靠冯玉祥的力量，蒋原来答应平津打下后交给冯玉祥，但一九二八年五月蒋、

阎在石家庄会谈后，忽然变计，决定把平津和河北省的地盘交给阎，宣布阎为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冯系只由何其巩担任北平市长。

这两件事，是以后连年军阀混战的主要根源。

蒋所以能够风云际会，爬上“最高领袖”的地位，建立他的王朝，主要就靠他在交易所学来的一套买空卖空、多头空头的本领，加上江浙财阀的捧场，外国的撑腰。

他在国民党内部，先是利用汪精卫，挤走胡汉民，一九二七年又利用胡汉民，对抗汪精卫。“九一八”前后，把胡囚禁汤山，重新接纳了汪，一起搞所谓“安内攘外”，实质上是坚决对日妥协的勾当。抗战期中，他纵汪投敌，和汪一起串演“曲线救国”的双簧。他这样朝云暮雨，朝三暮四，正像他当年做股票买卖一样，忽而抛空，忽而大批收进，“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是对他当时当地有利。

他搞军队，也靠这套本领。北伐的时候，他的嫡系部队并不多，而且质素很差，虚有其表，北伐军攻下武汉，主要靠叶挺所在的铁军；攻下南昌、南京，也主要靠第四军和程潜的第六军，蒋嫡系的第一军从福建、浙江到上海全部是“跟进”的，根本没有打什么硬仗。

当时的军事头领中，论实力，除阎锡山以外，都比蒋强，但在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的三年军阀混战中，一个个都被他收拾过一次到几次，都不断削弱下去，最后都无法单独和他对抗。他靠的什么？首先是靠拥有江浙的地盘，据“中央”的名义，经济力量比较雄厚，有外国的支援，江浙财阀的捧场，他用这些钱去进行分化敌人。

一九二九年初蒋桂战争前，桂系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特别是白崇禧在冀东大批收编了张宗昌残部，李宗仁赶走张发奎、唐生智控制武汉以后，从两广、两湖一直到河北省东部，控制了半壁天下；而且由于冯那时因编遣问题，和蒋翻脸，冯与桂系也有一定的默契（李宗仁曾派代表到河北辉县的百泉村去访冯，约定共同倒蒋）。但在长江中下游蒋桂军开始接触前，蒋派要员到冯当时“养病”的华山，甘辞重币，请冯“拔刀相助”，许冯于打败桂系以后，把两湖的地盘给冯。冯当时也想“坐山观虎斗”，派韩复榘带兵从河南南下，等待“接收”武汉。正在这时，蒋走了

另一着棋，收买了桂系的李明瑞部，从内部倒戈，使李、白遭到了失败。

第一次蒋、冯的火并，也因蒋攻破了冯的内部堡垒而告一段落。蒋全力争取和收买的目标就是韩复榘和石友三。

韩、石都是跟着冯一步步从士兵升到军师长地位的，那时韩已当上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也当了师长兼总指挥。冯平时对待部下是很严的，中下级军官犯了纪律都要打军棍。像韩、石这样的“方面大员”，见了冯都不敢坐着讲话。韩当上河南省主席后，曾在洛阳娶了一个女伶妾，被冯听到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石友三当上军师长后，成天瞒着冯打牌吃花酒。总之，那时冯的高级将领中，很有一部分人像被管束惯了的顽皮孩子一样，一旦羽毛丰满了，从西北的苦环境走进中原和平津等大中城市，接触到花花世界，看到蒋的军政人员的腐化生活后，都不免垂涎三尺，有的就偷偷地“学习”起来，像石友三那样的人，一经接触这种腐化生活，就不知伊于胡底，小老婆搞了几个，大烟也抽上了。他们见到冯这个严父式的老上司，真如芒刺在背，时刻想从他的手掌里跳出去。

蒋介石在冯、阎等的部下，早布置有密探和特务，他了解到冯的内部有这些矛盾，就抓住机会，充分施展拉拢分化的手法。一九三〇年三月，冯派韩率领十三万大军从河南直趋湖北，和蒋部“夹击”桂系（实际是冯要蒋履行诺言，让予武汉的地盘），当韩部开到广水时，桂系已由李明瑞的倒戈而瓦解，已搞到了武汉，蒋电邀韩到武汉见面。韩到汉口后，蒋设盛宴款待，宋美龄亲自招待，敬酒夹菜，把韩搞得晕头转向。当时，就由蒋伯诚从中拉拢，送给韩二百万元，另外，还答应以后每月给以“协饷”六十万元。同时，蒋也派人送给石友三一百万元，答应以后也每月送六十万元。就这样收买了这两个人。到是年五月冯揭起“讨蒋救党”的旗帜后，韩即率部由陕县东开，宣布就任蒋委任的西北军总指挥，石也率部由南阳东移豫东南，脱离冯的指挥，宣布就任蒋委任的十三军军长。听说那时冯正在华阴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量讨蒋军事计划，他在会上还很有自信地说：“以前由于我离开部队，张之江和鹿钟麟意见不合，以致不得不退出南口，大家吃了几年苦。这次的军事，由我自己主持，不会再发生这类的事了。”正讲到这里，忽报韩、石投蒋，率部东开，冯当时长叹一声说：“全盘计划都完了！”说罢，泪如雨下。

蒋介石凭他在交易所练就的这一套功夫，善于选择时机，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又善于使用挑拨、分化、收买等十八般解数，从内部瓦解最主要的敌人。当他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时，即使是他最切齿的敌人，也不轻于下手；不仅如此，他还会利用这些敌人的力量去打击另一批敌人。他明知李、白、冯、阎等都是坚决反对他的，他也决心要一一把他们吃掉才甘心，但他自审力量有限，不可能一下把所有的敌人都打倒，于是就利用他们之间的弱点和彼此的利害冲突，争取一些敌人作为暂时的朋友，利用他们来消灭当前主要的敌人。从一九二九年以后，他先利用冯玉祥打垮桂系，又利用唐生智打败冯玉祥；冯失败后，唐生智联合石友三反蒋，蒋又收买阎锡山，出兵夹击唐、石。在阎锡山最后不得不公开揭起反蒋的旗帜以前，蒋又利用冯部对阎的愤恨，挑起他们起来反阎，要不是冯从太原秘密赶到潼关，说服部下，亲自主持讨蒋的军事，蒋介石很可能又利用冯的部下把阎消灭了。

和蒋经国先生的交往

我因职业关系，过去和蒋经国先生有过一段交往。有些读者来信，希望我介绍一下这位“台湾当局”。现不揣愚陋，就谈个梗概吧。

20世纪20年代，张学良被称为“四公子”^①之一；到了20世纪40年代，蒋经国也以“太子”闻名，两人的出身似乎颇相似。所不同的，张年轻时，一帆风顺，进入中年，思想、识见日趋成熟时，忽然被迫从政治舞台退隐了；蒋则在青年时代历经坎坷，以后就步步上升，现在早已继“老蒋”之后，成为台湾的“最高当局”了。

谈“小蒋”，该先从“老蒋”谈起。

辛亥革命时，陈其美在上海揭竿而起，称沪军都督。蒋介石和他后来的挚友张群、黄郛等人，都是都督府的得力干将。不久，陈即下台，1915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他的两个侄儿——陈果夫和陈立夫因世交关系，一直受到蒋的提携。

也正在辛亥那一年，蒋的大儿子经国出世。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所以，经国比民国大1岁，现在已经75岁了。

1920年，他到上海，就学于当时有名的万竹小学（是现在的重点学校南市区实验中心小学的前身）。当时，蒋介石正追随孙中山在粤工作，托在沪经商的陈果夫就近予以照料。1924年他在万竹毕业后，曾一度入梵王

① 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以及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当时都不过20岁左右，时称民国四公子。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孙中山曾与皖系、奉系军阀订立策略性的反直系政府的三角联盟。当时，这“四公子”曾互相酬酢，对“联盟”起过些穿针引线的作用。